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

五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七

馮勤威公守信神道碑

荆公王

安石



馮氏有家於滑州之白馬者莫知其所以從至魯公而嘗以公開國於始平日其本出於漢杜陵楚相唐之後也公諱守信字中孚自為兒童狀貌嶷然慷慨有大意人固已竒之矣既冠從其鄉人受學以三禮舉於鄉會太平興國初取兵民間公出應選有司以公儒者欲免之公曰吾以子弟免而父兄任其勞此儒者所不為遂行以才武給宿衛 太宗征河東公奮身冒兵數取俘馘以獻于行在 太宗壯而勞之以功數遷至弓箭直副指揮使 真宗兩駕河北皆命公帥其所領先馳以禦契丹而所斬虜最諸將遷大武軍都指揮使封州刺史充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公雖在軍旅數以孝經論語為人講說人嘗以儒者目之至是 真宗召問出孝經使講天子一章因言自天子至於士不可以無學學不必博孝經論語皆聖人之誨學者言行之要呂愚不足以盡識然所以事 陛下不敢一日而忘此 真宗嘆息者久之由封州數遷捧日天武四宿都指揮使英州防禦使知瀛州兼高陽關都部署由瀛州召還領步軍司公事當此時河決滑州 天子以為憂問誰可使者公自言少長河上能知河利害詔以公為侍御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容州觀察使知滑州兼脩河都部署河怒動埽埽且陷公坐其上自若也遂號其部人以一日塞之天子賜手書獎諭詔還領步軍如初已而遷威塞軍節度是歲天禧五年也公年六十七以八月二日薨于位 天子悼慟為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錢三百萬勅宣慶使蔣州團練使韓守英禮部郎中直集賢院石中立給護其喪事遂以其年九月二十四日葬開封之祥符縣黃溝鄉大里之原公曾祖諱倫祖諱錡皆不仕者諱蘊贈官至左屯衛大將軍先夫人劉氏王城縣君後夫人張氏清河郡夫人子男十三人於是文懿左侍禁文吉文掘文德文慶文顯文質六貴文銳並右班殿直文燦文俊並右侍禁文郁文雅皆早卒公六謹忠篤遇人以恩祖母夫人疾病公不釋帶以侍輒數月常患



豈不足賴以為養力學方藥遂通其術公弟常欲上其子為公子  
以取高蔭公對之慨然曰吾自行伍蒙主上拔擢至此予欲棄  
軀以報久矣顧未有所柔何欺之楚歲并公子無所蔭曰以明吾  
心於弟非有愛也韋城董方廉直為公所交其卒有二女無以嫁  
公為選士辦裝嫁之若己子公將兵治民實簡有法故人人便愛  
之而無敢犯所居有迹賢士大夫多稱之者公葬之三十二年而  
以其子故累贈至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魯國公又二年始請謚  
於天子賜之謚曰勤威又五年文顯為西京左藏庫副使提點開  
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始作碑以表公墓而以銘來請予問誅於太  
史問諸故老以考公子之所告而得公之所為如此於是為銘曰  
允顯 直宗 俊藝在工 相協于武 有來馮公  
馮公頌頌 奮節金華 有聲中邦 外動夷狄 自公在野  
手不去經 率其所學 以撫戎兵 公之所撫 貔貅豹虎  
指揮進退 妥若兒女 武失以競 文罷於柔 維時馮公  
兩取其優 孰施其文 有壤千里 孰致其武 宿衛

天子 帝咨馮公 爾往視河 河決已塞 滑人來歌  
帝聞而嘉 勞以手敕 公拜稽首 匪臣之力 帝曰來爾  
予釐爾勤 授之麾節 留掌我軍 方朝告薨 有詔能視  
弔贈賻葬 哀榮終始 追拜為令 尚書中書 賜爵國公  
胙以魯墟 士生顯榮 沒則多已 維時馮公 至今受祉  
有周方虎 咸有褒詩 至漢充國 雄為之辭 誰能詩公  
傳亦無止 刻碑墓門 公實有子

翰林學士王

禹偁

立功名之謂賢齊得失之謂道悟死生之謂達三者有一則可以  
為聞人矣况兼之乎其誰則然吾見于康公矣公諱延澤字潤之  
代比人也其先蓋夏后氏之苗裔白淳維世有北土自立君長其  
別處康居者即始祖也西漢時康居國王納質于大單于其後單  
于內附遂有雲中以國為姓曾祖嗣皇任蔚州蕃漢都知兵馬使  
累贈太子太師祖諱公政皇任代州都知兵馬使累贈太傅考諱



在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贈太師諡曰武安公有世  
祖世功載在武安碑此不復書公即太師之次子母衛國夫人高  
氏晉天福中起家補東頭供奉官麻漢速周垂二十載艱難險阻  
靡不備嘗以功轉染院副使我 太祖神德皇帝之開國也以荆  
襄未下詔宣徽南院使李處耘襄帥慕容延釗出偏師南討而公  
實從焉時江陵高保融死朝議以其子繼冲權領軍府因命公齎  
爾書乘駟騎以弔撫焉且觀便宜二帥留襄陽以待之公宣諭而  
回盡得機事前導師旅長驅而南平定荆湘易于拾芥尋轉染院  
使監護荆南軍賞功也乾德中受代歸朝會 國家有平蜀之役  
詔公為北路前軍都監至固鎮主將王全斌請公領前軍先入以  
張萬友佐焉尋擊白水閣子二寨破之勒兵會乾渠渡下蜀人恃  
險出萬仞寨以待王師以公與萬友選死士百人先登水西寨以  
兵繼之縱火燔燒柵木俱盡遂取之明日全斌中軍方至乃合逼  
置口走之遂下興州與夔峽兵合進擊西縣三泉生獲偽興元節  
度使韓保貞公皆有力焉由是乘勝討逐越大小漫天累戰皆獲  
赴利州夜半拔之蜀人由桔栢江以遁乃燒浮橋劔門恃天險也  
諸將方議進擊會有蜀卒來降自言知山川道路且告曰自益光  
江東有路曰來蘇直抵劔門南二十里蜀人設寨以扼之此捷徑  
也于是全斌欲自來蘇路入諸將莫有言者公曰來蘇小路無煩  
主帥可使偏裨以副大將親扣劔門精兵所聚也且蜀人聞  
來蘇軍入必分兵以禦我此必克之勢也乃命公與史延德往焉  
公曰書稱後我后后來其蘇今路名來蘇天啓吊伐之義也遂捨  
車馬披榛梗而蜀帥王昭遠趙宗翰果留小將守劔門引軍于青  
強店下由是全斌克劔南獲趙王二帥席卷而西矣時蜀世子玄  
詰統銳兵守綿州聞劔門不守乃棄城而去蜀主遂令伊審徵奉  
表歸順全斌因請公以一百騎先入成都安撫軍民且伺必降之  
意是時蜀國餘兵尚有七萬公往也人情危之公既至以二十騎  
自衛入見蜀主諭以禍福示以恩信蜀之君臣舞蹈感悅留三日  
盡封府庫齎金鑰而還全斌等遂平蜀國遣蜀王歸于京師詔公  
為成都府兵馬都監而蜀軍復亂且以全師雄為首所在殺知州



通判以應普州劉澤遂州王可寮果州宋德並授師雄偽署朝廷以公爲普州刺史公誚全斌請衛兵赴理所與公四十人公發成都至簡州招敗亡之士得刀手一千人取器甲以給之乃教戰陣立部伍擁之而去至郡境有賊申雕領衆五千來犯公一戰敗之擒七百人授僞命者立斬一百輩餘皆釋之乃懸榜示人諭以逆順招集團結得刀手三千人敗劉澤三萬人自是賊勢稍沮公雖至普州解宇盡爲煨燼廼依山設屋權駐師徒而兵亂之餘無食可守公披攘群盜且戰且行直至遂州輦運儲蓄以至成城奮鋪靡不具焉既至而王可寮等數郡賊兵合勢來戰公又敗之遂至合州赴江溺死者不可勝紀未半年普遂資簡昌合六州飛奏以聞優詔褒美且命與曹瑛充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仍賜錢帛委公等隨軍賞給自全師雄亂後東路艱難賊害使目抄掠琛賫者多矣時師雄雖死賊衆尚有萬人立謝行本爲主以羅七君等佐佑之聞公警巡望風而遁遂以賊衆保于金堂非公所部也公廼越境以討之賊衆又遁因駐師以待焉卒平狂寇先是金堂新都洛縣等民爲賊逼脅皆餉饋資給之公則出令招誘許以自新約旬不來無少長皆殺民歸者萬餘戶咸得安堵輸稅縣官故民心有懷賊黨自潰加以全斌等同心經略兩川悉平及奉詔班師主將獲罪皆以殺降兵受蜀賂故也黜公爲唐州教練使天下人爲公惋歎公處之自若不出怨言惟築室墾田聚書訓子而已十年間闢草萊植桑柘居泌水之上遂爲富家家至于今賴之開寶末太祖幸西洛祀南郊始起公爲供奉官留監左藏庫今上即位就除左藏庫副使兼水北皇城大內巡檢又召公爲東京畿內都巡檢使俄而公之猶子六人皆恣用家財不事生產公以禮義勗之反生怨對乃搗登聞鼓頌析祖業以自給詔公以理處割事未定會靈昌河決公受詔塞之諸子復訴公違詔遂罷使職退居洛陽不數年向之猶子已飢寒于道路上躬耕之歲公會恩例當起權河南尹許仲宣頗相勸激公曰三代爲將道家所忌吾自蒞州太師而下世傳將帥今幸功名以繼祖禰年享壽考運逢理平使子孫去屣韉襲縫掖肥熙自樂以終天年吾願足矣吾嘗讀李



廣傳見其兵敗削為庶人幸匈奴犯邊被召而起及軍吏簿責  
劾帳下欲望瀾陵獵其可得乎古人成敗取則不遠以老疾為辭  
而奏其子為淳化三年公七十六矣一旦謂其子懷珪曰吾衰耄  
若此死在朝夕苟以先太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于地吾無恨然  
吾有平蜀微功思預刻吾墓其誰能之吾聞商山王副使舊直紫  
微有文稱于代又嘗任長洲宰時汝為姑蘇從事亦同僚也試為  
我請為懷珪曰預凶事非禮也且心所不忍公曰此人子之大情  
名教之舊制也吾則不然且古之達者以生為寄以死為歸今吾  
官歷二千石年踰七十六吾不死而安歸乎吾欲生前自視其文  
知辭無愧而功不誣也懷珪不得已命其子齎書而來某據事狀  
次而書之大率平蜀之功公居第一離而辯之其功有五若先入  
蜀境擊白水閣子二寨開王師破竹之勢其功一也徑赴來蘇分  
蜀人青強之力使劍門勢解其功二也以二十騎入見蜀主其功  
三也以四十人定普州其功四也越所部擒羅七君其功五也至  
于謨議機權賞罰威戮所不盡者有公之自若平蜀實錄在焉初

全師雄之亂也諸將議殺降兵二萬七千人恐為內應公獨請擇  
老幼疾病者七千人釋之然後起二萬人以十為率皆反接之若  
連鷄貫魚梓江而下以兵衛之比賊眾知之可二百里矣蕃寇來  
劫奪殺之于江如此則殺有名矣雖不見用可謂仁乎 國家議  
罪果以殺降為各有先見之明不免于戾者命矣夫公形貌魁傑  
智謀宏遠剛而有變勇而能仁負將材喜兵法雖為王公之子耻  
以恩澤封侯故能立功於當年齊得失以知命悟生死而無懼雖  
古之名將世之達人何以過此與夫伏劍而悔降兵仰藥而罪地  
脉者不亦賢乎公始娶安氏別駕某之女也先公而亡男五懷王  
進士不第早亡次懷珪前平江軍節度推官試大理司直次懷理  
以侍親幹家未聽入仕次懷璟懷璉並補三班奉職孫二人贊華  
舉進士贊良尚幼公再娶李氏封隴西縣君秦王儼之第七女也  
以某年某月某日終于西京私第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某里  
禮也銘曰

神德皇帝 駕馭英雄 始即南面 乃平西戎 孰為前蒐



時維我公 白水寨碎 來蘇路通 劍門天險 一旦憧憧  
蜀旣送欵 衆尚七萬 其誰先之 公膺是選 擁騎二十  
揚鞭入見 諭以禍福 蜀民舞抃 事訖而還 王師席卷  
全蜀雖定 群凶未收 帝命我公 歐攘懷柔 刺舉一郡  
警巡七州 盜死原野 人服田疇 定功議賞 理當封侯  
孰爲獲狡 喧喧吠叫 謫去泌陽 前勳弗較 三月不仕  
古人相弔 矧惟我公 十年不調 不調維何 熙熙而笑  
太祖起之 厥官尚微 我后增秩 暮年有輝 徼巡西洛  
按察東畿 竟坐家事 終成罷歸 君子知命 達人息機  
先人弊廬 可庇風雨 知止知足 可思何慮 慶見曾孫  
名揚先祖 謂死爲歸 頌銘厥墓 不朽之功 永光權樹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八

張刺史綸神道碑

文正公范

仲淹

舜天下知其德也惟歷試諸難禹天下知其功也惟盡力溝洫聖人率天下以勤故能成務逮夫王道缺離坐飾話言六代之風亡實而落君子弗觀也我朝用舜禹之道平成萬邦風化天下於諸侯莫敢不勞而有清河張公之最焉大貽厥心則明則粹拳拳四方老於王監爲舜禹之臣至矣公諱綸字昌言其先因職命氏源流蓋遠孝友之基自仲而大五世食韓並爲正卿厥生帝師首造天漢唐失公謹文皇以勳旣晏史亂華衣冠喪緒降及五代不可以祿幽芳密照常于遠郊今爲汝陰人也皇考諱震王考諱元皆含仁竦義映于一鄉考諱煦累贈尚書都官郎中太夫人翟氏累贈高平太君都官端修有大識謂時否之傾家可起也與夫人諄諄早暮篤子以文公刻景鍛志鏗然有就旣而慷慨與人語方略郡國異之以造秀再送于春官所向弗合退居于易時太祖

旣定大業太宗乃輯群瑞經營天下使旌交路復署士三班以走命于四方公曰抱關躡張昔賢或爲之部以名聞首充其選自茲周旋至于光大其進秩也四命至東頭供奉官閣門祇候憲宗班承制于內殿改禮賓六宅副使遷文思使昭州刺史存拜西上東上閣門使除乾州刺史其更任也淳化中主權黜于大名之屬邑及王均亂蜀方行天討公使于軍中賊平監慶州兵馬西戎方憂我摧其鋒遷益簡路巡檢使真宗皇帝思清天下之刑命公按荆湖諸州獄還乃刺舉畿赤制權右振綱目也俄以邊略典辰溪郡又平涼鎮戎二城西陲之機鍵公歷專之南夷再亂持節安撫辰鼎澧三州溪洞事定朝廷以東南諸路益鐵饋運命使孔燕及公而諧六年有大績遷領天水郡實提重兵以厭諸羌蓋西諸侯之長焉及朝廷有均勞之議徙橫海軍又徙瀛州充高陽關兵馬鈐轄重北門也歲餘請老不獲命復蒞清池郡而露章至于再三今上念功不廢詔以本郡寵之爵命如故時景祐紀號之二載也明年孟春庚寅啓手足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五上聞而悼之



舉延世之典命二子進級即以仙月某日葬于汝陰縣之懷音鄉  
公初娶富春孫氏再娶彭城劉氏生子曰孝傑與夫人皆亡今夫  
入江夏黃氏出大夫之宗能循法度封本邑君生子曰孝標孝孫  
皆早世曰紹宗今爲侍禁曰紹先爲殿直並幼公位二千石權嘗  
亞大摠管階至光祿爵爲郡公考終于鄉邦國榮之君子謂不充  
其器初蜀師之役中軍雷侯辟公以行如左右手平定坤維公有  
力焉時降寇八百人叛據崑崙中軍督公追斬戒無遺類公往視  
之曰此窮寇也急之生患乃諭其向背寇莫不誠聽束手歸公以  
見中軍而全活焉詩云正直是與神之聽之而况於不殺乎公再  
至益簡屬寇戎之後民求息肩新軍復驕且敢肆暴公曰兵猶火  
也將不可向邇礫數輩麾下其衆乃戢蜀人賴之詩云民亦勞止  
汔可小休式遏寇虐無俾民憂公之典辰溪也彼夷人中彭姓一  
族稱其強黠溪洞數州置兄弟以爲守 國家因其請焉後乃驕  
叛邊鄙旣襲城邑朝廷患之公至築蓬山館理新興柵以要其夷  
道且省戍兵條舉十事不及四五而有平涼之行夷又侵我 帝  
復召公曰僉謂彼可殲焉 朕惟弗忍汝往圖之公再拜稽首曰  
惡草惟微天地不絕其類先王毆之無猶夏耳 帝曰俞惟康厥  
民居公馳傳以臨謂彼夷者不威不懲不見利不勸迺以謀夫駭  
其族曰大家使且至方檄兵四道焚若山林毀若巢穴弗滅弗已  
夷乃大懼請命公曰納爾爵秩歸我老孺 天子聖且仁吾爲君  
請夷如其教乃疾置以聞詔原之復其命數貢賜如平日生齒之  
還者對以刀布作石柱刻夷人之誓揭于疆首自茲感懷迄今將  
二十年蔑復爲患詩云式固爾猷淮夷卒獲翩彼飛鳥集于泮林  
食我桑黠懷我好音謂夷如惡禽亦感而化然公之使東南也  
利方利議者咸欲深文重禁以籠其民公曰天與之我取之又可  
戕乎奏通秦楚三州亭民除其宿逋佑以熨波之具貨入于縣官  
而增與之直民力遂振復創杭秀海三郡蓋亭自是鹽筭大充于  
諸路信乎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時江東大水民胥艱食公請治五  
渠以洩于海議者謂澤國下流江海與平波潮者通夜不息沙從  
而塞欲道焉而何極公曰不然江海善下故能爲百谷主彼日之



潮有損與盈三分其時損居二焉衆川乘其損而趨之曾莫禦哉  
彼沙者歲月而積闢以農隙豈安于災而愆于力僉從我謀而蘇  
秀蒙其利又淮南漕河界湖之東偏歲時決溢汨我農畝涸我糧  
道公請增長堤二百里旁錮巨石爲十閘以疏其橫流舍役伍于  
堤上不力一民而日廣月高復樹以美木今山陽郡東歷高郵抵  
廣陵塗無畏日南北人歌焉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謂思其人愛其樹也又海陵郡有古堰亘百有五十里歛廢曠久  
秋濤爲患公請修復議者難之謂將有芻蕘之憂公曰濤之患歲  
十而九潦之災歲十而一獲九而亡一不亦可乎且請自爲郡而  
圖焉詔以本使兼領之堰成復通戶二千有六百郡民建生祠以  
報公于今祠之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  
利及生民則樹無窮之名焉公嘗使于真臺時納款惟初見公之  
儀知朝廷禮樂始盡其心焉復三使于北疆聽公之言知 天子  
神聖永懷其好焉詩云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謂夷狄爲患則往蕃  
屏之恩澤弗暨則往宣暢之其公之謂乎逮于貳膳之年聖倚彌  
重歷雄武河間橫海三大鎮時天下無事公謹其法制安以清淨  
如叔子之在襄陽仁信著于疆外公長七尺氣勇過人昔在西北  
歷戰十二大弓長甲操環自若諸將伏其疆力公性剛不遠仁故  
無暴明不深物故無怨孝親之心皓首如孤時言必涕下感動左  
右復常好施與宗族同其有亡中外孤藐一養于家雖享祿不薄  
屢釐有蕃屢之賞徽樂之日門中索然舊淮汴間運卒凍殍歲常比  
比及公爲使每冬以俸泉帑絮襦千數衣其不自存者且飼而林  
之使得卒歲曰此有司之過即使僮仆道塗以累 上仁其愛君  
勤人如此而深也今文武班有考績之制率當自表公曰國家廉  
讓之風未衰則吾豈敢終身不爲言其階于通顯並 天子疇其  
勳異不得而謝焉公祗事 三朝幾五十年無一銖之罰又景德  
而降權寄不絕保任官材僅三百人一無累者其明哲於人如此  
而博也公發身如班定遠事真如馬伏波修水利如邵南陽議食  
貨如耿大農有一于茲名登茲以世公實兼之宜其被金石而不朽  
矣將終君稼曹沛國朱寀草由命於牀下且謂其嘗從事于使部



僅知所存在甲令五品而上立神道碑如不得已宜爲我請孝子  
致其詞其不敢讓惟公雄謀偉行布于四方非耳目可涯又多陰  
德於人無能名焉敢言其畧以顯我 國家君子之休其銘曰

天生張侯 維穎之濱 星萃于上 炳爲哲人 儀茲聖辰

維侯之德 柔文剛武 弗無矜寡 弗有疆禦 猶仰山甫

維侯之言 迺宣聖謨 于彼西北 西北有孚 邦家之樞

維侯之功 克顯克大 攘彼戎寇 禦彼災害 吾民是賴

我生旣勤 我年斯臻 迺懷故園 迺謀嘉賓 鼓缶而嬉

以休厥身 帝錫我侯 歸牧于鄉 錦裘煌煌 鸞衡鏘鏘

故老飲歌 吾閭之光 我侯爲何 四方是力 誠加于物

心竭于國 始終一德 侯斯往焉 帝用惻然 遺烈在人

史其舍旃 垂千萬年

李觀察士衡神道碑

文正公范

仲淹

聖王之教萬民也資天地之生以爲食藉山海之出以爲貨食均

于上下貨通于遠邇則可以通郊廟廣鄉士聚兵以征伐振民於

災害然非得絕代能且持變通之數於天下則孰與成當世之務

哉故夷吾作輕重之權以霸齊桑羊行均輸之法以助漢近則隋

有高穎唐有劉晏 皇朝有左丞陳公恕是皆善天下之計者也

爾後朝廷重此任而常難其才天禧二年七月甲戌制曰樞密直

學士刑部侍郎士衡可三司使告謝之日 天子面褒其能屬以

大計賜內帑錢二百萬緡以助經費復 親製寶財利論以賜之

公當職五年間 天子有事于南郊又御端門旣 今上即位並

大賚天下至于 真宗山陵再塞大河之決其供億不可勝紀公

皆優游以辦需然有餘力盖周知天下之利使流而不竭中外服

其通焉公字天均隴西成紀人也曾祖渙贈尚書屯田郎中祖徹

贈左諫議大夫父益贈吏部尚書尚書娶孟氏贈扶風郡太君生

子五人公居其仲幼負氣節從鄉先生即有聲于西州太平興國

八年春天子親策天下士公中第釋褐爲 京兆鄠縣主簿府知其

才卑權鎮獄掾咸陽縣有民殺人具辭以送府父子五人皆伏加



功之坐、公告于尹曰：嘗試辨之，蓋殺人者一，余四人掩其骸耳，安可盡辟乎？尹覆之卒，從公議，即謂公曰：是四人者，非子之明則寃于地下矣。子有陰施，後當貴乎？移知眉州，彭山縣就除大理評事，以父憂去職。服除，由寇萊公薦，領京兆渭橋輦運，改司農丞。除者，作佐郎通判邠州。真宗即位，遷秘書丞，知劍州。咸平三年春，益州兵亂，推王均為首，既破漢州，急來趨劍，欲絕王師之路。公告于衆曰：賊來方銳，孰可與鬪？吾城無守具，而有芻糧之積，使賊能得之，非徒肉吾一州，必據險以阻大兵，則兩川諸城無援以守，盡下於賊矣。不如焚其儲蓄，擄州民輦庫帛，退守劍門，與劍門之兵合以拒戰，賊可圖焉。衆從之。既而賊至，得吾空壘，資與糧，險不可據，遂大沮其謀。公知其窮，手署榜以示寇，曰：爾等得無父母妻子之愛，蓋為從而來，何不歸我？復為王人得降卒千有九百，乃與劍門鈐轄裴臻併兵擊賊，斬首數千級。賊敗走，保成都。公即馳驛入奏，自引棄城守關之咎，且言平賊利害。帝深加獎歎，擢拜度支員外郎，賜五品服。俄而大兵得出劍門，兩川諸城聞王師來，無復搖動。均賊遂平。如公始謀焉。會帥自言公不當棄城，朝廷方任帥，不得已，謫監慶州關。征尋召還，判三司鹽鐵。勾院時度支使梁鼎上言：陝西舊制許人入粟塞下，率高其估，以池鹽償之，人得贖于邊市。今請借民力轉粟以備塞，復轉鹽于邊，官自鬻，兩之歲得緡錢三十萬，以給西兵。朝廷可其奏，命鼎為陝西制置使。公上言：非便，復與執政爭於帝前。帝曰：邊路阻險，舟車不能通，每歲轉粟與鹽，民力可支乎？徒能奪農時，沮商利，異日農商失業，財力俱屈，後復變法人將安信？又官自鬻鹽，則價重價重則邊人市虜中，青鹽食之，虜為利矣。且請通鹽商如前，使人入粟塞下，則農不奪時，商不易業，外不為虜利，苟能寬民力，沮虜計，雖緡錢不足。陛下以諸路之羨助之，有何不可？帝然之。公謝以忠憤而言，不覺切直。帝曰：為臣當如此，宜無改焉。鼎至陝西，果無效而罷。卒如公言，鎮荆湖北，轉運使。歲餘，從陝西進司封員外郎，賜金紫，即保任能吏數十，分堂權，酌獲遺利，蓋億計。乃奏罷朝廷助邊錢帛，歲三十萬。天子朝陵幸西洛，進兵糧五十萬石。京西路乏粟，又進三十萬石助。



之入拜祠部郎中度支副使朝廷以兩河屯兵之計擇使爲難輕  
公以司封郎中領河北轉運使建言民之泉化貝每春取絹直於家  
力其息必倍本道歲給諸軍帛七十萬疋不足則市於民請使民  
預受其直則公私交濟制從之今行于諸道 天子東封詔公駐  
澶州同幹供億事慶成拜右諫議大夫領使如故及祀汾陰又以  
公提舉京西陝西轉運司事車駕旣行以長安爲關輔之要命公  
鎮安之祀事畢召還進給事中朝廷謂坤維之奧宜得巨人拜樞  
密直學士知益州暮月召還有圖任意會河朔關漕 帝曰河朔  
未可無卿除都轉運使恩數舊祿加常制一等公再至兩河夙夜  
共職積穀郡邑率如京坻議者謂所積太廣必將腐敗朝廷遣使  
視之公奏曰豈不爲九年之意耶 帝悟遽命罷其使明年大蝗  
民多阻飢公悉倉廩以賑之仍輦濟京西路君子謂公知政矣大  
河決于無棣將圯其城時以數州丁力晝夜營護役死者相枕藉  
而水不降公奏曰是不可以州矣請亟遷以避患朝廷從之後數  
月水出舊城文餘民不爲魚公之力也就遷工部侍郎相州繫囚  
十四人盜瓜傷其主吏以極法論公曰鐵夫何至此比貸死以聞  
朝廷閱其奏即下密詔民有歲凶爲盜長吏得屈法以全之公兩  
使河朔凡數年 天子封太山祀汾陰幸亳社進緡錢繒纒糧芻  
巨萬數又請罷內帑錢歲百萬屢詔褒之魏人飢命公知天雄軍  
又東齊大歉盜寇充斥進刑部侍郎知青州盜有聚山林出爲郡  
邑之患者先是係其妻子棘環于通衢公至遽出之戒曰虐爾何  
贖爾惟從賊所之俟其自新則復爾聞并賊聞之少懈又下教曰  
賊輩爲魁所制爾能伺而梟之吾將以功論旬浹間盜有梟二魁  
之首獻者餘皆散亡或來請命公錄之如教齊人遂安 天子遣  
中使將大勞及爲三司使陝西舊科吏人來木送京師度三門之險  
破散者大半又每歲市羊亦遣吏送而羊多斃于道二者吏皆破  
產以償西人苦茲五十年矣公請募商旅送木于京師如入粟法  
售以池鹽又請許其吏私市羊以副之免關征筭得補其亡失自  
是西人鮮復破產視天下之弊如此比者日更月除不可殫書矣  
遷吏部侍郎以足疾求罷優詔不允而許五日一便殿奏事拜則



以通事舍人掖之。今上即位拜尚書左丞復求解職朝廷優寵老臣遂得請除同州觀察使知陳州時大水侵城人有言水入城以誑衆者公命立斬之人心始寧乃築大防以完其州改潁州復蒞陳州會曹襄悼公得罪公以親累授左龍武軍大將軍分司西京未幾進左衛大將軍還長安故居後二年遘疾以天聖十年五月二十六日薨享年七十有四以其年八月某日葬于京兆萬年縣白鹿鄉之原景祐元年其子詣闕理公有勞於國非意左遷天子閔然降制追復同州觀察使公娶太原王氏封平晉縣君早亡又娶馮翊雷氏封延安郡君後公十六年而終男六人不顯不仕不績同學究出身並早世不諒太常博士集賢校理由方畧改崇儀使邠寧環慶路兵馬鈐轄後公十一年而亡不緒尚書水部郎中不遠殿中丞不旦國子博士女三人長適益州郫縣主簿宋有次適曹襄悼公利用次適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曹琮孫男若干人公性慷慨辯論明於知人凡保任才吏數百自管晉力薦呂文靖公陳文惠公又嘗薦太博張鄧公公服官五十二載專尚寬恕刑政之下活人多矣自古能臣言邦國之利鮮不斂怨於下而傷其手者公則疏通利源取而不奪允所謂善天下之計者也銘曰舜歌南風兮阜時之財何以聚人兮易不云哉富國彊兵兮孰謂霸才弗富弗彊兮王基其推巍巍先帝兮法道法天大享之盛兮包羅俊賢拔公之才兮屬諸利權公之感遇兮惟力是宣封乎泰山兮祀于汾睢千乘萬騎兮雲駕波馳公常景從兮朝詢夕咨供億何筭兮無一不且入司邦賦兮帝曰汝通屢行天資兮如泉不窮太上繼明兮遇之愈隆公則請老兮命以觀風久於貨政兮人將無徒公常寬之兮民易以趨曾不加賦兮抑有羨餘全歸故廬兮其樂只且安安而壽兮高枕以終門闕不地兮表于關中義義之碑兮章章徽功映于國史兮千古不空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九

馬正惠公知節神道碑

荆公王

安石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謚曰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符縣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崇始來請銘以作公碑序曰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處雲中贈太師諱某者於公爲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於公爲祖竇捷左廂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蔡公諱某者於公爲父蔡公從 太祖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中已爲契丹所得故馬氏又徙處浚儀今開封府祥符也公諱知節字子元蔡公之終也年七歲 太祖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補殿直詔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開寶五年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飾見憚如老將太平興國三年領兵戍秦州清水姦人李飛誰乘驛稱詔捕公及秦隴巡檢劉文裕等將擊之秦州因盜庫兵以反公辨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改東頭供奉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延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于冀州揣拱元年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饒河北公告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穀其腐尚可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役事聞朝廷 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蹂於契丹城郭廬舍多壞而流民衆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壞者完流者復舉州忘其寇戎之故而以公爲能撫我會保州不治移往代之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羗萬人以怨程德元來寇公誘其渠帥諭以威信即皆引去四年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州五年李順爲亂於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以爲先鋒平劍州召還至三泉而復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州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率其衆至號十萬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大半乃夜獨



出招救兵復入賊終不能得城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鈐轄遷  
洛苑使五年除蜀漢九州都巡檢使已而又兼成都府兵馬鈐轄  
真宗即位改內苑使蜀卒劉旰聚黨數千人為亂所攻數州至  
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州與戰旰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  
公歸成都計事公為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劫掠度江薄我既  
息而戰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之必矣遂行次  
方井與正合殺旰等無噍類 真宗賜書獎諭賞以錦袍金帶咸  
平元年加登州刺史知秦州諸羌酋子有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  
之諸羌德公訖去無一人犯塞小泉銀坑久不發掌更盡產以償  
歲課而責之不已公奏得釋而歸其產四年就除西上閣門使知  
成都府兼本州兵馬鈐轄有告竈騎士謀為變者所引以千數公  
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德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為  
送吏多坐漂失籍其家公奏擇三班使目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  
課其漕事為賞罰至今便之六年移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總管兼  
知延州蜀人於公去比日環以泣公至延州羌方以兵觀邊會上元

開門張燈示以無為而羌卒不能為寇又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  
都總管景德元年契丹入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  
盜錢二百者公即殺之於是自澶以北城郭皆晝閉詔使過公輒  
留之而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便宜使所至受諸漕  
輓給邊之物故契丹欲虜掠無所得車駕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  
十萬逗留不赴公屢趣之不為動移書譙讓乃始出師猶辭以中渡  
無橋則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就上聞手詔褒之且知公果可以  
屬大事也一年移知定州又除東上閣門使樞密院都承旨三年  
遂以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為行宮都  
總管自此行幸必以公為都總管而比日許之專殺公部分明約東  
審出入肅然而未嘗輒戮一人於是邊將言契丹近塞大臣議皆  
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書問然從之契丹解去遷檢校太  
傅四年加宣徽北院使五年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  
無為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樞極言天下雖安  
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它爭議甚衆 真宗以公言為是七年除



潁州防禦使知潞州州之稅賦常移以輸邊公爲論其害自是所  
輸不過鄰州而已天禧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管使  
中貴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爲宣徽南院使知樞密  
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時詔內朝別爲一班免其蹈舞二年疾病  
賜告求去位 真宗不許而數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  
三千兩已而度公實病不可強以事乃罷以爲彰德軍節度觀察  
留後而公固求外鎮終不許居久之稍間入謁 真宗輒使閤門  
祇候二人伺公至即扶以入因掖其拜起數屏左右問事常聽用  
三年又求外鎮乃以公知具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召見  
又將付以政公固辭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爲本鎮至五月公疾  
作詔使公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魏潞二鎮之人亦皆奔走來問  
爲公請禱已而公疾革 真宗又使公弟之子成美馳傳召公歸  
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年六十五 真宗爲之震悼罷  
朝詔贈侍中錄其子孫賻賜皆加等公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夫  
人沈氏某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之美  
終內殿承制閤門祇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已卒而慶宗今爲  
右班殿直慶宗今爲文思使知恩州公少忼慨以武力智謀自喜  
又能好書宿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長於  
議論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寒暑未嘗有所頽憚王冀公丁晉公  
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 真宗初或甚忤然終以此知  
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曰

在浚西南

誰封誰樹

有宋正惠

馬公之墓

公當太宗

真宗之時

暨暨謬謬

謀行計施

以羸擊強

以少捕衆

以賤抗貴

維公之勇

雖貴雖衆

雖強必克

維公之敏

亦維公直

帝曰直哉

汝子良弼

見國而已

不知家室

內朝十年

典掌機密

暨予一心

綱紀廢物

元功宗謀

莫汝敢匹

公曰孤臣

敢曠干榮

諛說不用

是維帝明

士或困窮

莫知其有

既榮以位

正或見醜

公於可頌

兩得其尤

不訖大耄

天爲不謀

德歉於年

孰云苟老

有齊後世

公爲壽考

刻趺篆首

作此銘詩

陳之遂道



永矣其詒

王武恭公德用神道碑

文忠公歐陽

脩

惟王氏之先爲常山真定人後世葬河南而密分入于管城遂爲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子魯惟魯武康公事 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輔 真宗有勞有勤報卹追崇以有茲魯國是生魯武恭公少以父任爲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爲先鋒殺獲甚衆軍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爭必亂乃以兵守隘號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爲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爲軍頭巡檢邢洺男子張洪霸聚盜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糧車載勇士爲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中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宿衛 真宗爲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 今天子即位改博州團練使知唐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 章獻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 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 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爲故事無爲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 天子知公可任大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遂爲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爲將善撫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爲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爲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即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爲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公之徙知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爲媿而士大夫服公爲有量慶曆二年起公爲保靜軍留後加青州



未行而契丹聚兵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  
靜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久矣乃  
得見於此耶公爲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拍坐客歷陳其  
世家使者竦聽是歲徙真定府定州筭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  
判成德軍未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  
不貸其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  
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  
大閱于郊公執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  
曰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所嚮契丹聞之震恐復會議和兵解徙  
知陳州道過京師 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  
功幸得蒙恩徙內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以宣徽使奉朝請  
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  
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許以爲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  
澶州除集慶軍節度使徙封翼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  
仕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 天子思之起爲河陽三城  
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以本官爲樞密使徙封  
魯國公既而上以富公弼爲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  
者曰 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得人矣語聞 上喜賜  
公御弓二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 上射辭曰幸得備位  
大臣爲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 上再三諭之乃手二  
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 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  
皆歡呼賜以龍衣金帶自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  
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奈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  
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  
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述明臨邊不許凡大謀議必以諮之其在外  
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見施用公自致仕後起掌樞密凡三歲  
以老求去位至六七 上爲之不得已以爲景靈宮使徙忠武軍  
節度使又以爲同群牧制置使五日一朝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  
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二月乙未以疾薨于家詔輟視朝二  
日發哀于苑中贈太尉 上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祿足以具死事



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賜贈 天子側然哀公志以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固辭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葬天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其墓碑臣愚以謂自國家西定河湟北通契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不犯約二邊騷動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然爲中國鉅人名將雖未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名聲已足動四夷遂登朝廷典掌機密以老還仕復起于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于是者其幾何人至於出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縹緲 君臣之恩意可以復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謹按魯武恭公諱德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蔣國公祖諱玄追封邢國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追封魯國公諱曰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廷滢之女初爲安定郡夫人追封榮國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咸庶內殿崇班早卒次曰咸英供備庫副使次曰咸康內殿承制銘曰

十九

六

魯始錫封	以褒武康	爰暨武恭	乃克有邦	栢栢武恭
其容甚飭	賤其名聲	以動夷狄	公治軍旅	不寬不煩
恩均令齊	千萬一人	公在朝廷	出守入衛	乃登大臣
與國謀議	公曰老矣	乞臣之身	帝曰休哉	汝子舊臣
亟其強起	秉我樞鈞	禮不筋力	老子敢侮	公來在庭
拜母蹈舞	若子與孫	助其興俯	凡百有位	誰其敢儔
惟時黃耆	天子之優	富貴之隆	亦有能保	孰享其終
如公壽考	公有世德	載勳旂常	刻銘有詔	俾嗣其芳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

范文正公仲淹神道碑

文忠公歐陽

脩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 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李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叅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某爲太保祖秘書監諱某爲太傅考諱某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

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季以大理寺丞爲秘閣校理以言事忤 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 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 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 天子不報及 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 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 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 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目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 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



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辯，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目為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清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細腰，胡盧於是明珠、臧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為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為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為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嚮，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所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為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為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為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為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歡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群議而用之。慶曆三年春，召為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為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數曰：上之用我



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 上再賜  
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刀口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  
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生死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  
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  
除監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  
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恩遂  
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  
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  
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  
賴 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  
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昇至徐遂不起享  
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  
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  
外和內剛樂善沉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  
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  
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  
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  
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  
與銘曰

范於吳越	世實陪臣	倣納山川	及其士民	范始來此
中間幾息	公奮自躬	與時偕逢	事有罪功	言有違從
豈公必能	天子用公	其艱其勞	一其初終	夏童跳邊
乘吏殆安	帝命公往	問彼驕頑	有不聽順	鋤其定根
公居三年	怯勇隕寧	兒憐獸擾	卒俾來臣	夏人在筵
其事方議	帝趣公來	以就予治	公拜稽首	茲惟難哉
初匪其難	在其終之	羣言營營	卒壞于成	匪惡其成
惟公是傾	不傾不危	天子之明	存有顯榮	歿有贈謚
藏其子孫	寵及後世	惟百有位	可勸無怠	

趙康靖公旣神道碑

文忠公蘇

軾



宋有天下百二十有五年 六聖相師專用一道曰仁不雜他術

刑以不殺爲能兵以不用爲功財以不聚爲富人以不作聰明爲

賢雖有絕人之材而德不至終不大用 六聖一心守之不移故

自建隆以來至于今卿相大臣號多長者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含

垢匿瑕犯而不校以爲常德是以四方又安兵革不試民之戴

宋有死無二自漢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者此 六聖之德而衆

長者之助也易曰師正丈人吉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書曰

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

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

子孫黎民故太子少師趙公服事 三帝四十餘年其德合於易

之所謂丈人詩之所謂老成書之所謂一介臣者公諱旣字叔平

其先河朔人也徙於宋之虞城七世矣曾祖著後唐國子毛詩博

士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楚國太夫人祖惠宋州楚丘令贈太師

中書令兼尚書令韓國公妣李氏燕國太夫人父幹尚書駕部員

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魯國公妣張氏魯國太夫人高氏

唐國太夫人公七歲而孤篤學自力年十七舉進士當時聞人劉  
筠戚綸黃宗旦皆稱其文辭必顯於時而其器識宏遠則皆自以  
爲不及當赴禮部試楚守胡公儀贖黃金以贈之公不受天聖五  
年擢進士第三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海州歸見父老故人幅巾待  
步人人至其家召試學士院除著作郎集賢校理出知連水軍公  
爲進士時鄧餘慶守連水館公於官舍以教其子餘慶所爲多不  
法公謝去數月餘慶以贓敗及公爲守將至或榜其所館曰豹隱  
堂賦者三十餘人歲飢公勸誘富民得米萬石所活不可勝數連  
水有魚池利入公幣歲殺魚十餘萬公始罷之作放生碑池上移  
守通州入爲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賜五品服且欲以爲直集賢  
院宰相以例不可出知洪州屬吏有鄭陶饒爽者挾持部事肆爲  
不法前守莫能制州有歸化兵皆故盜賊配流已而選充者爽與  
郡人胡順之共造飛語以動公曰歸化兵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  
更給善米且有變公笑不答會歸化卒有自容州戍所逃還犯夜  
者公即斬以徇收陶下獄得其姦贓且奏徙爽欽州一郡股票城



西南隅當大江之衝水歲爲民患公建爲石堤高丈五尺長二百  
丈用石九千段取之有方民不以爲勞明年夏堤成而水大至度  
與城平恃堤以全至于今賴之遷刑部員外郎同知宗正寺出知  
青州改直集賢院賦稅未入中限敕縣不得輒催科是歲夏稅先  
一月辦坐失舉張誥奪官罷歸起監密州酒徒楚州糧料院以郊  
赦還官職知滁州山東大賊李小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  
嘗爲青州東人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遂寇廬山牙不入境召  
修起居注朝廷欲同修玉牒久之除歐陽修起居注朝廷欲驟用  
脩而難於躡公公聞之乃請郡自便以爲天章閣待制賜三品服  
糾察在京刑獄遷兵部員外郎遂知制誥勾當三班院會郊禮當  
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乞以母封郡太君宰相謂公學士擬封不  
久矣公曰母年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爲榮許之後遂以  
爲例改知審官院判秘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內銓若訥言往嘗知  
貢舉聞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矍然即請郡以便親宰相謂公  
曰旦夕爲學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明年丁母憂服除召  
入翰林爲學士知貢舉館伴契丹泛使遂報聘焉會獵于興雲山  
之西請公賦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王盃以勸公且以素扇授其近  
臣劉六符寫公詩置之懷袖使還加侍讀學士銜右司郎中中書  
舍人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姦人冷清詐稱皇子遷之江南公曰清  
言不妄不可遷若詐亦不可不誅詔公與包拯雜治之得其實乃  
誅清李參爲河北轉運使職事辦治進秩二等且官其一子郭申  
錫爲諫官爭之曰參職事所當辦無功不可賞上怒欲罪申錫  
公言陛下始面諭申錫母面從吾過今黜之何以示天下乃止  
以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知鄆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中官  
鄧保吉引刺負燒銀禁中公力言其不可遂出之又言張茂實不  
宜典兵衛未行會公拜樞密副使復言之乃出茂實知曹州拜參  
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天下以爲憂仁宗命英宗領宗正  
公言宗正未足爲重遂與執政建言宜立爲皇太子從之英宗  
即位遷戶部侍郎又遷吏部熙寧初遷左丞公年七十矣求去位  
不許章數上乃以爲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徐州遂請老不已



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爲事  
集古今諫事爲諫林一百一十卷奏之 上甚喜賜詔曰士大  
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聞不至朝廷爲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  
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左右以時省閱 上祠  
南郊明堂率嘗召公陪祀每辭以老疾間嘗一至都下亦以足疾  
詞不入見詔中貴人撫問二府就所館宴勞之累階至特進勳上  
柱國封天水郡開國公賜號推忠保德翊戴功臣元豐初省功臣  
號三年官制改解特進六年正月十五日薨于永安坊里第享年  
八十八輟視朝一日贈太師謚康靖前作遺範以戒子孫纖悉必  
具以其年月日葬于宋城縣天巡鄉地與日皆公所自卜也娶李  
氏封汝陰郡夫人先公二十五年卒于鄆州子榮緒殿中丞敦緒  
將作監主簿皆早亡元緒宣德郎公緒校書郎女二人長適光祿  
寺丞王力臣幼適朝奉大夫程嗣恭孫男四人嗣徽通直郎嗣真  
宣義郎嗣賢試校書郎嗣光未命曾孫男六人譚太廟齋郎餘未  
名公爲人樂易深中恢然偉人也平生與人實無所怨怒非特不  
形於色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至誠非勉強者天下  
稱之庶幾漢劉寬唐婁師德之徒云始歐陽脩躡公爲知制誥人  
意公不能平及脩坐累對詔獄人莫敢爲言公獨抗章言脩無罪  
爲仇人所中傷 陛下不可以天下法爲人報仇 上感悟脩以  
故得全公既老脩亦退在汝南公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旬日蘇  
舜欽爲進奏院以群飲得罪公言與會者皆一時名人若舉而棄  
之失士大夫望非朝廷福張誥以憐敷寬海上公坐貶累年而憐  
誥終不衰間使人至海上勞問饒給之代馮浩爲鄆州吏舉按浩  
侵用公使錢三十萬當以浩職田祖償官公曰浩吾同年也且知  
其貧不可以己俸償之公所爲大略如此至於敦尚契舊葬死養  
孤蓋不可勝數余於公爲里人少相善也退而老於鄉日從公游  
蓋知之詳矣元緒以墓碑爲請義不可以詞銘曰

維古任人

仁義是圖

仁近於弱

義近於迂

課其功利

歲計有餘

在漢孝文

發政之初

欲以利口

登進膏夫

有巨釋之

實矢嚴謨

世謂長者

絳侯相如

皆訥於言



有口若無 豈効此子 喋歷巧諛 帝用感悟 老成是親  
清淨無爲 鑒于暴秦 歷祀四百 世載其仁 赫赫

我宋

以聖繼神

於穆

仁宗

如歲之春

招延朴忠

屏遠佞人

豈獨左右

刑于庶民

維時趙公

含德不發

如圭如璧

如金如錫

置之不溫

用之不擇

帝識其心

長者之傑

遂授以政

歷佐三葉

濟于艱難

不責不跋

公在朝廷

靖恭寡言

不忤不求

孰知其賢

望其容貌

有恥而俊

薄夫以敷

鄙夫以寬

今其亡矣

吾誰與存

作此銘詩

以詔後昆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



周安惠公起神道碑

荆公王

安石

公諱某字某姓周氏爲人儼儼有大節敏於文學達於政事 真宗初即位以進士甲科除將作監丞通判齊州即有能名召還爲著作郎直史館提點開封府諸縣鎮公事歷三司戶部度支判官又皆有能名遂以右正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數進見奏事 真宗以爲材其後置登聞鼓院糾察在京刑獄又考進士以糊名騰錄法 真宗皆自選主者而輒以屬公居糾察未幾遂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聽斷明審無留事 真宗滋以爲材至嘗幸其府問勞賦詩樂飲然後夫以公更外事未久故不即大用而以公知河中府又以知永興移天雄軍所至輒有聲績數賜詔書獎諭於是 真宗知公果可付以政即召還除給事中同知樞密副使 真宗得疾幾不寤丁晉公用事遂去寇萊公而以公爲黨亦逐去之以尚書戶部侍郎知青州既而又以爲太常少卿知光州 仁

慶英二十一

宗即位稍遷祕書監知坑揚二州晉公得罪去還公禮部侍郎留守南京召見之將復用公病矣乃請知潁州自穎徙陳自陳徙汝至汝若干年以其正其月某甲子卒春秋五十九計聞 天子爲震悼贈禮部尚書贈賜錄其子孫加等謚曰安惠初公舊白衣數年遂知制誥特爲 真宗所禮禁中事大臣所不得聞者往往爲公道之公亦慷慨爲上言事無所撓而其言祕世莫得盡聞東封還公卿大夫皆獻文章頌功德公獨上書進戒及在樞密進止侃侃不以丁晉公方盛爲之訾節故爲所逐公好收撓後進士得一善汲汲如世之夸者爲已進取未嘗問家人生產好讀書善爲文集二十卷獨奏事諸草則公既焚之矣無在者愛其弟越甚篤與越皆以能爲世所稱每書輒爲人取去積時至金紫光祿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汝南郡開國公食邑至四千一百戶食實封至九百戶嘗爲東京留守判官東封考制度副使亦皆 真宗所自選也周氏世爲淄州鄒平人公曾祖考諱其皆儒普以學行知名山東考諱其任歷御史終尚書都官負外郎及公貴贈曾祖考其官祖考



其官考其官公夫人王氏北海郡夫人先公一年卒於公之卒也  
公子延雋爲大理寺丞延讓爲太常寺太祝延壽爲東頭供奉官  
闕門祇候延雋爲大理評事以其年某月某甲子葬公鄭州新鄭  
縣平康鄉之北原而以王氏祔其後若干年公子延雋爲尚書都  
官郎中累贈公至某官始追序公世次伐閱行治來請曰先人名  
位功德當顯矣而墓碑無刻諸孤獨延雋爲後死微夫子許我銘  
無以詒永久嗟乎公之事遠矣蓋雖公子有所不及知故所次止  
於如此然觀公所以進而公之材可見視公所以逐而公之行可  
知慙慙乎一世之名臣矣所次如此不爲略也銘曰

群猷侯侯 御于

帝所

出入百年

將相文武

有如周公 左右

真宗

自初筮仕

以至謀國

晦顯險夷

考終一德

公去州郡

無民不思

公來朝廷

天子所知

發論造功

每成無隳

誰私黨讎

用國威福

聞

上不豫

乃讒乃逐

既投有罪

而以公歸

退施一州

遂隕于腓

美矣邦士

公之季子

銘詩墓門

戴以龜趾

王待制質神道碑

文忠公歐陽

脩

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大名莘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曾祖魯公舉  
進士第一顯名當時官至右拾遺歷晉漢周而皇祖晉公益以文  
章有大名逮事 太祖 太宗官至兵部侍郎當 真宗時伯父  
文正公居中書二十餘年天下稱爲賢宰相 今天子慶曆三年  
公與其弟素皆待制天章閣自同光至慶曆蓋百有二十餘年王  
氏更四世世有顯人或以文章或以功德公生累世富貴而操履  
甚於寒士性篤孝悌厚於朋友樂施與以調人而妻子常不自給  
視榮利澹若無意平居苦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有仁  
者之勇君子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己出初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  
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  
公曰長者亦爲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  
其何敢望之然若得爲黨人公之賜甚厚矣聞者爲公縮頸其爲



待制之明年出守于陝又明年小人連構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因數劇飲大醉公既素病益以酒遂卒公初以蔭補太常寺太祝監都進奏院獻其文章召試賜進士及第校勘館閣書籍遂爲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文人爭事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戰也宗旦雖屢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爲之加禮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以詫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慙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始至發大姦吏一以去之繩諸豪猾以法與轉運使爭曲直事有下而不便者皆格不用既去其害政者然後崇學校一以仁恕臨下其政知寬猛必使吏畏而民愛其爲他州州率大而難治必常有善政皆用此入爲開封府推官已而其兄雍爲三司判官公曰省府皆要職吾豈可兄弟居之求知壽州賜廬州盜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寘于法大理駁曰法當原公以謂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爲盜而第殺一人既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爲盜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意疏三上不能爭公歎曰吾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劾請不坐佐吏公坐貶監靈仙宮其後議更定不首之罪卒用公言爲是而公貶猶不召資政殿學士葉清臣訟公無罪始起知秦州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歛近寬平治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權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許曰貧無貲故後期間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召迫於飢寒而爲之公爲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荆人比公爲子產召爲史館修撰遂拜天章閣待制判吏部流內銓號爲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爾何必屢更其法是歲天子開天章閣召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責范公等而議事者爭言天下利害務欲更革諸事公獨無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也公於榮



利既薄臨禍福不為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惟以天下善人君子身者為己休戚遂以此卒此其為志豈小哉有病而不能者哉公誠素病而任之以事所至必皆有為使其壽且不死而用其必有所為豈其不欲空言而已者哉嗚呼公享年四十五有五官至度支郎中階朝奉大夫勳上護軍爵平晉男娶周氏某縣君生子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令考諱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戶部尚書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陝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先塋之次銘曰

士不為利 以行其仁 處豐自薄 而清厥身 其仁誰思 不在利民 其清孰似 以遺子孫 銘以昭之 以告後人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一



列名巨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二

夏文莊公竦神道碑

文恭公王

珪

皇祐三年秋武寧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判河陽鄭國公以疾請歸于京師天子方憂思公飭太監馳視又以肩輿往迓之而公疾寔劇矣既就第未幾以薨聞乘輿亟臨其喪視公形容槁瘁嗟悼者久之贈太師中書令諡曰文莊輟視朝二日五年七月辛酉葬公于許州陽翟縣三封鄉洪長之原既葬有詔史臣珪論次公之世系與夫行事以刻其墓碑臣珪嘗讀皇帝以來姓氏之書蓋夏出妣氏其後世乃弗顯至漢大司徒勤始顯于永初之間繇漢涉唐至于五代益復不一公諱竦字子喬姓夏氏其先九江人曾祖昱避世不仕祖奐獻書偽唐為晉陵尉仕不得志退居于家考承結太平興國初上平晉策太宗召見壯其說補右侍禁隸大名節下一日虜騎突境上夜從間道發兵還與寇遇力戰以沒贈崇儀使自公之顯曾祖而下皆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晉齊魏三國公曾祖妣陳氏封周國太夫人祖妣黃氏燕國太夫人妣盛氏越國太夫人初魏公死事朝廷錄孤以公為潤州丹陽縣主簿景德四年登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擢光祿寺丞通判台州遷著作佐郎召還遷祕書丞直集賢院同編脩國史判三司都磨勘司遷右正言車駕幸亳為東京留守推官仁宗封慶國公初選文學之士以傳道經義宰臣巨屢以公言於真宗遂命勸學資善堂未幾同脩起居注為玉清昭應宮判官兼領景靈宮會靈觀事遷尚書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國史成遷戶部員外郎是時參知政事丁謂請大治城西殿場醴金水作后土祠以擬汾陰睢上三司使林特欲於上林中為復道壞元武門以屬玉清江淮發運使李溥又欲致海上鉅石于會靈池中為三神山跨閭道以幾遇神仙之屬方羣臣爭言符瑞公獨抗疏以謂其事闊遷非所以承天意遂皆寢景靈宮成遷禮部郎中天禧初坐閨門之故左遷職方員外郎知黃州後二年復其禮部郎中徙鄧州又徙襄州屬歲大飢百姓流亡盜賊相乘公既發公廩又募富人出粟十餘萬斛



以賑救之其全活者四十六萬餘口巡撫使姜遵上其事賜書褒  
諭後民思其惠以其所賜詔書作金石刻焉 仁宗即位遷戶部  
郎中又徙壽安洪三州洪之風俗右鬼尚巫所居設壇場陳旗幟  
依神以下禍福病者輒屏去親愛其醫藥飲食如神曰未可即不  
敢以忤神苟死於飢渴則規罔寡孤維其意所出公索其部中凡  
得千九百餘家妖符怪錄神衣鬼帽鍾角刀笏之類以萬計悉令  
燔毀之乃言漢晉張角孫恩之亂不可不察朝廷為下詔更立重  
法自江湘以南悉禁絕之天聖三年丁越國太夫人憂是時 章  
獻太后臨朝以公東宮舊僚又復其知制誥欲服喪不許為景靈  
宮判官判集賢院奉使契丹公以魏國之沒虜難又母喪未除義  
不得行乃抗章力辭之明年以左司郎中召入翰林為學士同勾  
當三班院尋兼侍讀學士知審官院又兼龍圖閣學士遂拜右諫  
議大夫樞密副使又明年遷給事中右府主進紕武吏而大臣多  
闕略吏得因緣為姦公乃集考前後賞罰之所當者列為諸度定  
例而吏不得欺矣朝廷與契丹約和二十餘年北地久不習武事

公以謂戎狄荒忽不常而邊備不可弛乃屢陳所以守禦之策又  
明年拜參知政事祥源觀使於是請復六科又請復百官轉對置  
理檢使已而為宰相所忌復以為樞密副使累遷尚書左丞 太  
后上仙兩府大臣皆罷公為禮部尚書知襄州未行改潁州景祐  
元年徙青州明年徙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後二年以戶部尚書入  
為三司使趙元昊反陝西用兵乃拜公奉寧軍節度使知永興軍  
康定元年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涇州明年拜宣徽南院使兼陝西  
四路經略安撫招討等使還判永興軍又詔進屯鄜州始公西行  
天子遣使問所以攻討之冊公乃言太平興國中李繼遷以窮蹙  
之兵屢寇朔方 太宗嘗命李繼隆等五路並出旋亦無功而還  
真宗不欲罷關中之民唯戒邊吏嚴斥候以備之今元昊略有河  
外之地貿易華戎顧其勢相萬於繼遷也雖然其欲借竊名號者  
不過要市朝廷爾天下久不見兵革一日遽議深討臣未知其完  
計也願下令諸將虜即入寇亟入收保毋得與戰彼既絕中原賜  
予又喪其緣邊和市可坐待其弊也是時議者咸以公言為不然



於是罷公節制河中府慶曆二年徙蔡州始朝廷銳意興師及劉平葛懷敏繼以輕賊失軍天子悔不用公言又申思今宰相臣琦使還陝西嘗言公所以制邊之狀於是召為樞密使議者尤以為公怯於用兵今而用之則邊將之志墮矣 帝為不得已聽罷之鎮密詔慰存之甚厚公既厭煩言乃上還節旄願得益徙間郡遂以為吏部尚書知亳州明年加資政殿大李士又明年朝廷貸元昊之罪而西邊罷兵 仁宗終以公言為是復拜宣徽南院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判并州又明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又明年召公入為宰相制下外廷矣而議者詆公終不已乃復以為樞密使進爵英國公 仁宗親作飛白丈行忠信字及乘險字以賜之且言為時謗傷者甚眾而 朕獨知卿也又明年出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皇祐元年加兼侍中赴三城用祀明堂恩改武寧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徙封鄭國公明年會夏秋雨不已河水大溢公親行隄上已而得疾其薨蓋九月乙酉也享年六十七公少好李自經史百氏陰陽律歷之書無所不學其學必究古今治亂天人災變之原其為文章閑衍瓌麗殆非李者之所能至凡朝廷有大典冊屢以屬之其譽滿天下雖出臨軍於入幹機務未嘗輒廢書也祥符中郡國多獻古鼎鍾盤敦之器而其上多科斗文字公乃李為古文奇字至偃卧以指畫侵膚其勤若此所治有風迹為民立伍保之法而盜賊不敢發閭里又善遇士卒其疾病飲食自拊視之在陝西嘗上十策若通喃斯羅結鬻羌增弓手練疆弩併小寨絕互市之類皆當時施用之公自以材器高未嘗過許人故士大夫遙生憚疑而少已附者公居亦防畏不敢以貴執自安也臣珪伏思 先帝臨御之日久其選用材賢可謂至矣公始以文李輔東宮及 帝躬親政事屢倚以為宰相臣惜其數離讒訾卒不得從容廟堂與圖太平之功非命也耶始樞密使田况嘗從公幕府及公薨以謂公有王佐之蘊而不及施信矣夫雖然出入榮華四十餘年可謂盛矣所著文集百餘卷公娶楊氏封榮國夫人子男一人安期為龍圖閣李士右諫議大夫女二人長封仁壽郡君適尚書駕部員外郎賈守訥次適光祿寺



丞賈延年孫二人長伯孫國子博士次伯卿太常寺太祝銘曰  
夏出妣氏 自帝錫命 其後分封 以國為姓 爰自三代  
涉漢東京 厥緒可考 顯維一人 又千餘年 曠不世食  
嶷嶷維公 實荒鄭國 始以孤童 竭來京師 乃賜之策  
大放厥辭 於皇仁宗 英照四方 擘收羣豪 寤寐弗忘  
帝曰汝咨 東宮舊旨 左右予躬 道德循循 乃服大僚  
顯允文武 豈無嘉謀 告于帝所 西方用兵 戰屢不克  
天子悔之 莫如公畫 位隆隙開 公豈不畏 卒遭讒言  
不相虐內 凡今在位 孰遇如公 尚復公嗟 靡志之從  
刻碑高原 萬祀無止 其誰詩之 有臣太史

龐莊敏公藉神道碑

翰林學士王

珪

嘉祐八年三月丙午太子太保致仕龐公薨于其家是時 先帝  
方寢疾乘輿不及臨奠而震嗟者久之於是其孤以公之功狀上  
于太常而博士李育乃謚公曰莊敏六月壬申葬公于雍丘縣之

苑甲十二

九

谷林山明年會修 仁宗實錄其孤又請於史官王珪曰我先公  
位丞相于朝蓋顯矣其葬也諫官司馬光實為之銘今墓隧之碑  
未立願得史官所書以刻之以信其後人余遂考次公之族氏官  
封與夫行事之始終復為之銘其序曰惟龐氏之先自周文王之  
子畢公高之後別食于龐因以為氏近世或家東平又徙成武遂  
為成武人公諱藉字醇之皇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武皇祖追封  
秦國公諱文進皇考國子博士追封魏國公諱格皆贈太師中書  
令兼尚書令曾祖妣越國太夫人何氏祖妣楚國太夫人陳氏妣  
燕國太夫人邢氏公大中祥符八年奉進士及第為黃州司理參  
軍再調江州軍事判官知開封府薛田舉公為兵曹參軍薛奎代  
田又奉公為法曹改大理寺丞知襄邑縣與修天聖勅為刑部詳  
覆官歷羣牧判官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出知秀州入為殿中侍  
御史初 章獻太后臨朝命有司定其出入儀物著內東門儀制  
三卷及 章獻上僊而 章惠太后欲踵垂簾故事公亟奏請焚  
之其後 章惠卒不敢出與政事尋為開封府判官尚美人方有



寵遣內侍韓從禮下教旨公上言 陛下初顯聽斷而美人僭恣  
撓法不亦上累聖德邪於是 仁宗怒杖從禮并濮王偏廟美人  
遷祠部員外郎廣南東路轉運使初龍圖閣學士范諷放縱不拘  
禮法公爲御史時已嘗奏劾之及之官益疏諷過失會諷請辨乃  
詔置獄於南京已而責授諷鄂州行軍司馬亦左遷公爲太常博  
士知臨江軍數月徙福建轉運使復其官如故頃之以待御史入  
爲三司戶部判官 仁宗謂執政曰寵某其止是職邪後數日改  
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大理寺糾察在京刑獄知審官  
院爲天章閣待制陝西體量安撫憲知汝同二州趙元昊反舉兵  
圍延州總管劉平遇戰于北川口監軍黃德和望敵退走平遂爲  
賊所害德和懼使人給言平實降賊朝廷以兵圍平之第且收繫  
其子弟詔殿中侍御史文彥博馳往河中府案其獄既又命公并  
訊之公至具得其狀以聞於是朝廷要斬德和而劉氏子弟咸援  
用之除陝西都轉運使慶曆元年拜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再遷  
吏部郎中明年改延州觀察使辭不拜進左諫議大夫爲陝西四  
路緣邊都總管兼經略招討等使仍知延州是時元昊數寇邊公  
下令諸將毋得輕出兵其欲出兵必問其所以可勝之計然後遣  
之故其出未嘗不有功凡築十一城以扼其要害又其下多美地  
薦艸募民耕之歲得穀以省大費一日元昊遣親信李文貴者以  
其酋領野利旺榮書來願納款塞下公曰彼固多詐未可以信也  
因留不遣會朝廷欲貸元昊之罪而詔公招徠之公以謂元昊屢  
勝王師今若遽馳介以往恐其氣益驕於是召文貴謂曰國家之  
撫四夷靡有不至也今元昊放命不恭以毒我邊民且自視其區  
區之地乃敢與中國爭衡邪若天子赫然大舉師西鄉而加誅之  
將安爲計哉夫慮不至于久遠而徼一時之利者豈知也歟其歸  
語王孰計之踰月文貴復來然其言未肯去僭號 天子旣厭西  
兵復詔公曰元昊若稱臣余一切勿拒之公曰假之僭號則安肯  
復臣邪執以爲不可方是時修復涇原恐虜益復入寇久之乃復  
書曰所陳非邊臣所聞明年元昊遣伊州刺史賀從神廟傍諱來  
自稱男邦面令國兀卒曩霄上書於大宋皇帝公使謂曰天子臣



亡女四夷今不稱臣不敢以聞朝廷從神廟傍諱曰大王願以子事父猶臣事君也使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歸而更議之公乃上言西邊用兵以來虜人喪其和市國中愁困今其辭稍屈必有悔過自新之意可遣使與之約也於是詔著作郎邵民佐與其使并往既而无昊果稱臣西邊罷兵矣公遂入爲樞密使八年改參知政事皇祐元年以尚書工部侍郎爲樞密使公始召還以謂方用兵時邊饑煩苦關中蕭然請減緣邊之兵還食內地議者以爲不可公卒減兵二十餘萬至是又以天下之力困於養兵况兵衆而不可用力其無事請以法加汰之議者又以爲不可公卒汰兵八萬餘人二年加戶部侍郎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公爲相不敢以毫髮私人端明殿學士程戡除知益州仁宗使公諭之曰善撫遠人還當以二府處之公曰二府惟天子許之臣不敢以言其後遂召戡爲參知政事而程卒不知也廣源州蠻儂知高舉兵陷邕州又下公江九郡進圍廣州數月還據于邕所過多被害而張忠蔣偕等繼以輕敵失軍仁宗問誰可將者公言樞密副使狄青昔在臣麾下其沈勇有策慮可屬以南方事明日青奏事殿中遂以爲宣徽使宣撫荆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公事或言青起行伍難使自專其謀當更擇文臣以副之公曰鄉者偏師之出號令之不一進退之無法以故數不利今命大將若使文臣副之則威令復不得行豈不視前日之敗也公復請下詔嶺南一皆受青節制青既至斬別將一人之不用命者於是軍中皆恐畏未幾果破賊而還仁宗欲以青爲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曰昔曹彬下江南太祖謂曰西有汾晉之師北有幽薊之難欲用卿爲使相則誰復爲朕立功邪今寵青大過後益有勝青功者陛下何以賞之哉於是復以青爲樞密副使加檢校太尉河中尹入內侍省都都知王守忠以畏謹得幸求爲節度使公曰昔王繼恩平兩川宰相以其有大功屢欲優拜之太宗怒以爲宦者不可使與政事乃召學士錢若水議立宣政使以授之今守忠無功以爲節度使後復有求爲宣徽使者奈何帝乃爲止公在位久而無它宰相故謗言屢以及公會道



士趙清貺者公之外親嘗詐爲人求官有小吏告之公即捕繫開封府既而窮得其姦狀初言者指公私於人及流清貺海上又言公縱法行事朝廷雖知公被誣而言者不已遂罷相出知鄆州尋加觀文殿大學士前此契丹嘗遣使來求御容仁宗顧左右皆嘿然不敢對因曰能斷大事孰有如寵某者至和二年除昭德軍節度使知并州明年以災異詔中外咸言得失公密疏曰太子天下本今陛下春秋顧方盛然太子不豫建使四方無所繫心願擇宗室宜爲嗣者早決之羣情既安則天異可塞矣臣歷位將相恐先犬馬無以報雖冒萬死而不悔也虜盜耕屈野河田朝廷恐益復侵邊遣使更定其地既而召虜人不至公遂禁邊毋與爲和市虜人怨之日夜聚兵境上公又戒毋得輒舉師父之虜且去公命通判并州司馬光詣麟州與知州武戡計事戡乃請築二堡于屈野之西使虜不敢耕故地光還公雖許之而堡實未築也已而虜兵輒復聚營勾麟府兵馬郭恩走馬承受公事黃道元乃與戡擅率兵至忽里堆欲出其不意以擊之會伏發道元皆戰沒

而戡僅以身免不幾虜送道元歸詔御史鞠之乃言與戡等行視堡地因爲虜所掩公坐是罷節度使復爲觀文殿大學士知青州於是司馬光上書曰擅議築堡臣光實陳之今戡等輕出亡中傷國威重罪在臣光公聞亦上奏自咎皆不報徙知定州公在子時年甫七十矣欲謝事于朝而以得罪竊不敢及過京師遂上疏曰臣疲老不足以任邊事願乞骸骨以歸詔不許遷尚書左丞辭不拜至定一年復請老召還又數自陳愴惻天子不得已聽以太子太保致仕後三年公薨享年七十六今天子追贈公司空兼侍中公爲人明知有餘果於臨事少好學及老而家居終日窮摭詩書而不知倦也天性精於法令常曰大臣當遵畏天子法其敢自爲重輕邪獨嚴於治軍其下如有犯必以便宜從事或至於誅磔而無所容然善視其居處飲食故士卒知所畏而樂以出死力其遇僚吏從容使得盡所長其薦於朝皆天下賢士大夫與司馬光尤相厚也所著文集五十卷公先娶邊氏樞密直學士肅之女封嘉興縣君繼劉氏供備庫使永崇之女累封彭國夫人子男



五人元魯登進士第爲大理寺丞卒元英太常博士元常大理  
寺丞元中太子右贊善大夫元直大理寺丞女七人其封安康郡  
君適冀州支使陳琪其封德安縣君適都官員外郎宋充國其封  
仁壽縣君適屯田員外郎程嗣隆其封永康縣君繼適宋充國其  
封安德縣君適大理寺丞館閣校勘趙彥若余未行銘曰

龐氏之先 食畢公裔 爲成武人 自公三世 成武之顯  
公所自發 其發伊何 文武維烈 孰暴其武 萬兵以西  
頓甲來歸 綏如嬰兒 孰施其文 亦旣入輔 風雨節時  
樂其衆甫 逮公去位 天異載仍 天子曰咨 巧言予聽  
公曰大器 維承之艱 豫建天子 萬世其安 公過京師  
公曰臣老 天子謂公 公力尚少 其往爲予 更撫予場  
豈無威名 以動夷狄 公休于家 大事數問 公喪未行  
忽出審訓 孰不相將 會莫如公 君臣始終 令問何窮  
隧有豐碑 行者下拜 史臣作詩 以示千載







